



□人民日报记者

刘毅 史自疆

创业难,守业更难。在生态脆弱的塞罕坝,一点火星、一场虫灾、片刻大意,都可能让这个生态家园毁于一旦。

前人栽树,后人乘凉。但塞罕坝人绝不会躺在前人的功劳簿上高枕无忧,三分造,七分管”的理念,深入人心。

在塞罕坝人眼中,草木无言,但有生命。防火、防虫、管护林木,塞罕坝人以心血浇灌苗木,用生命呵护生态,时时刻刻守护着这颗“华北绿宝石”。

这片林子就是我们的命根子!塞罕坝人如是说。

春去秋来,时序更替。塞罕坝的绿,多姿多彩。塞罕坝人的绿色情结,始终如一。

人工瞭望和科技手段结合,24小时时刻守望

梦到发现着火点了,我一惊,赶紧从床上跳下来,噌噌噌跑上楼,望了好几圈,发现没有,又回来继续睡。

防火瞭望员齐淑艳

塞罕坝的草木,越来越茂盛,可

是,这也带来了幸福的烦恼。林场的森林大多为人工针叶林,林下、路边蒿草茂密,可燃物多。而且塞罕坝风大物燥,森林连片分布,一旦发生火灾,极易火烧连营,后果不堪设想。防火,成为林场工作的重中之重。

登上海拔1940米的阴河林场大光顶子山,一座5层的瞭望楼出现在我们眼前,白色外墙上三个大字赫然在目——望海楼。

孤独地伫立在无垠林海之中的望海楼,是塞罕坝林场的制高点。它原本是瞭望火情的望火楼,因为林场人最怕火灾、最爱林海,后来就取名为望海楼。

46岁的刘军和47岁的齐淑艳是夫妻,自2006年起在望海楼扎下根来。两人都是防火瞭望员,吃住、工作都在这里。

每一年,从3月15日到6月15日,从9月15日到开始下大雪,是林场的防火紧要期。

夫妻两人在这期间异常忙碌。白天,每15分钟就得拿望远镜,向四面八方瞭望一次。夜晚也不能中断,每一小时得瞭望一次。每次瞭望结束,都得作好记录,并向场部报告。夫妻俩分工合作,轮流休息,一刻也不敢马虎。

通过长年累月的细心观察,刘军掌握了一套识别规律:烟一般是上升状的,中间不断,顶部呈蓝色,雾是乳白色,会流动,沙尘暴是棕黑色,

□王国平

塞罕坝人喜欢说“林子”。指着一片小树林,他们会说,这个林子长的都是云杉,或者说,那个林子,是我看着长起来的。他们心目中的“林子”,富有弹性,可远可近,可大可小。

整个林场,林地面积112万亩,在塞罕坝人说来,也是个“林子”。比如,他们说,我们这个“林子”很特别,七月份油菜花开得正好。

有意思的是,不少塞罕坝人也被人亲切地喊着“林子”。

司铁林、李振林、于瑞林、张林、刘庆林、谷庆林、孟庆林、王树林、杨国林、姜清林、李清林、张清林、李占林、孙占林、孙建林、张建林、张玉林、窦宝林、李大林、李凤林、刘凤林、陆爱林、穆秀林、鹿德林、吴德林、邵和林、孙有林、闫晓林、张晓林

这些塞罕坝人,有的名字里原本就带有“林”字,来到塞罕坝,成了秀林人,延续着与树木、森林的缘分。有的属于“林二代”,父辈不约而同地,就地取材,给他们的名字镶上这个“林子”的印记。

同一片“林子”,同一汪绿色,同一个家园。人与树的关系图谱,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演变轨迹,中国环境意识与生态理念的升华历程,在塞罕坝这片“林子”里,彰显得动人而清晰。

一个见证历史变迁的“林子”,啁啾着王朝的落寞,又奏响民族的强音。

北京人,东北望,是坝上。

塞罕坝,蒙古语和汉语的组合,意为美丽的高岭。曾经这里是清代木兰围场的中心地带,主要用于肄武、绥藩、狩猎。清廷鼎盛时期,几乎每年秋季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仪式,并列入国家典制,即“木兰秋狝”。

那时,美丽的高岭,究竟有多美?《围场厅志》记载,当年这一带,落叶松万株成林,望之如一线,游骑蚁行,寸人豆马,不足拟之。

好一个“寸人豆马”,就像现代人在高空飞行时,透过舷窗俯瞰大地,饱览天地间的辽阔。

康熙则站在地面上,对这方水土多有歌咏,“鹿鸣秋草盛,人喜菊花香。日暮帷宫近,风高暑气藏。一闻

塞罕坝的绿,多姿多彩,塞罕坝人的绿色情结,始终如一 这片林子,就是我们的命根子

拧着劲儿,往前移动,速度快。

防火设备需要有人维护,刘军夫妻俩即便在非防火期,也会留守在望海楼中。过冬之前,夫妻俩会提前备好冬季可能用到的药品,冰冻上足够的食物。到了冬季,大雪封山,积雪时常可达七八十厘米,最深处有一米五,望海楼便成了林海雪原中的“孤岛”。

刚来望海楼的时候,半年多见不到其他人,孤独和寂寞难以忍受。齐淑艳没事时就纳纳鞋底,找点事来排遣。实在忍不住了,就一个人躲到墙角悄悄哭一场。

然而,塞罕坝的魔力,会悄然改变和她亲近的每一个人。看着守护的树林越长越高,齐淑艳感觉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成长一样,她的心态越来越阳光;尤其是到了秋天,林子里红、橙、黄、绿,有十几种颜色,真是可爱极了。

夫妇俩对林子的感情越深,责任心越强。有时候做梦都梦见这片林子。梦到发现着火点了,我一惊,赶紧从床上跳下来,噌噌噌跑上楼,望了好几圈,发现没有,又回来继续睡。齐淑艳说。

今年春季的一天,刘军在瞭望时,突然发现塞罕坝林场范围之外,有一处地方在冒烟,可能对森林构成威胁。他赶紧向总场防火指挥部报告。24小时待命的消防队员们,紧急出动前往扑火。

在望海楼上,刘军一直紧紧盯着那个着火点,直到40分钟后,烟彻底消失了,他才放下望远镜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一年又一年的孤独和寂寞,可以让一个人消沉,也可以让一个人成长。工作之余,刘军2009年开始跟着电视节目,一笔一笔学画画。孤寂,将他生生逼成了一个“画家”。

现在,望海楼里挂满了他的作品,有雄鹰、草原、森林、雪景。一幅名为《守望》的画引人瞩目,画上是两只小猫,相互依偎,四只眼睛都圆鼓鼓地盯着前方。

他们是你俩吗?刘军回答,呵呵,算是吧。齐淑艳则说,胖的那只是她,瘦的那只是刘军,说完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刘军的父亲刘海云是“老坝上”,1958年到林场工作,当过饲养员、更夫、检查员,也曾经担任过防火瞭望员。我和我父亲一样,

听从林场的安排。把这片林子种好、管好、看好,这是我们不变的责任。刘军说。

刘军夫妇俩24岁的儿子刘志钢,已在塞罕坝林场当了4年扑火队员,是一名“林三代”。每到防火紧要期,父母和其他瞭望员在山上日夜瞭望,他在山下训练待命。一旦瞭望到火情,他将第一时间赶往现场。

刘军夫妇的瞭望半径约有20公里。如今,在塞罕坝林场,共设有9座瞭望塔,其中有8座是夫妻两人共同坚守的,瞭望范围基本覆盖了112万亩林海。

除了人眼,还有“天眼”。近几年,林场不断加强森林火灾防控的信息化建设,安装了林火视频监控系統、红外探火雷达、雷电预警监测系统,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先进监测网络。

不过,探测系统的覆盖面不能达到百分之百,无法百分之百迅速准确地识别着火点,瞭望员仍然非常关键,有助于及时发现火情,保证扑火队伍快速到达现场。

塞罕坝林场的防火办主任吴松说。

建场55年,两万个日日夜夜,塞罕坝人睁大眼睛日夜守望,微寒渐,林场没有发生一起森林火灾。

科学防治病虫害,同时促进森林形成自控机制

每天凌晨两点多起床,3点到达防治作业地块,天还黝黑一片就打着手电加油、加药、调试机器。一干就是半个多月。

森林医生 国志锋

在林场,病虫害的防治也是天大的事。森防工作者被称为“森林医生”,森林离了他们,就像人们没有医生一样。

从林场总场的森防站,到分场的森防股,再到更基层的测报员,在防虫期到来之前,就会对病虫害可能暴发的地点、发生面积、虫口密度、危害程度等,做大量的调查和分析。

他们捕来不同种类、不同成长期的害虫,然后用不同品种、浓度的药品分别喷洒,记录其死亡时间,探寻出最佳防治时机和药品。

塞罕坝林场采用的防治方法,主要有喷烟防治、喷雾防治、飞机防治、物理防治、天敌防治、毒饵诱杀等。因虫施策,根据有害生物种类,采用

好一个大“林子”

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55年发展历程速写

成群成群的参天大树颤抖着,被连根拔起,运走了。

如茵的绿草被蛮横地腰斩,春风吹不生,远走了。

山火燃起,呼啸呼啸,噼里啪啦,空留一缕青烟,飘走了。

土匪来了,一通彻头彻尾的残暴,逃走了。

绿色大厦轰然坍塌,风沙来了,住下了,不走了。

时光一寸一寸地长,风沙一口一口地吞。风与沙在这里腾挪移,漫天飞舞,山呼海啸。结果是,飞鸟无栖树,黄沙遮天日。

一个王朝留下落寞的背影。

所有的荣光归零,而且迅疾地跌入“负”的深渊。

诗人说:清朝的第一粒死亡细胞诞生在木兰围场的废弃里。

而一个时代新的开篇也隐含在对木兰围场投来关注的目光里。

风沙肆虐,无法无天,年轻的共和国下定决心要来治理。

1961年10月,时任林业部国有林场管理总局副局长刘琨受命带队来到塞罕坝勘查。哪知道,美丽的高岭,以反讽的方式给他一个下马威,怎么说呢,我后来写了几句诗,尘沙飞舞烂石滚,无林无草无牛羊。

可以想象,当时的刘琨和同伴有多绝望。

东部荒原上硕果仅存、顽强挺立的一棵落叶松,给他们一行以希望的曙光,这棵松树少说也有150年。这是活的标本,证明塞罕坝可以长出参天大树。今天有一棵松,明天就会有亿万棵松。

如今,这棵“功勋树”还在傲立风霜。它并不高大,也不粗壮,但落落大方,清清爽爽,透着不可冒犯的庄严与威严。

这棵树,距离根部一米有余就开始分枝,感觉是两棵树在往上长。塞罕坝机械林场副场长陈智刚说,一棵树分枝长成两棵树,很可能是环境太恶劣,风雪把主干切断,营

不同招法。

由于林场成林树木高大,常规喷雾已经够不着有害生物,喷烟防治成为塞罕坝人最常用的方式。喷烟防治受到天气条件限制,在凌晨或傍晚时分效果最好。

防治病虫害的时候,我们每天凌晨两点多起床,3点到达防治作业地块,天还黝黑一片就打着手电加油、加药、调试机器。4点天刚发白,就开始防治作业。塞罕坝林场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站长国志锋介绍。

国志锋说:大家直到晚上8点多才下山,技术人员将工人送回家,安排好一切时已经晚上10点多了。就这样每天超过18小时地连轴转,一干就是半个多月。

有一年,松毛虫大举来袭,塞罕坝林场40多万亩林地受灾。严重到什么程度?有的树上密密麻麻全是虫,多的一棵树虫子能过万只。站在树下,能听到虫吃树叶时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声音。

森防站工作人员和工人们紧急上山灭虫,共出动130余人。队员们身穿厚重的防护服,戴着双层口罩和防毒面具,奔赴受灾较重的4个林场。

经过40多天夜以继日的奋战,松毛虫最终败下阵去。人虫大战结束时,大家都感觉脱了一层皮。

苦,从来不会白吃。塞罕坝林场的病虫害成灾率,始终保持在千分之二以内。这个数据,稳稳处于河北省林业厅划定的成灾率不高于千分之三点的“红线”之内。

防治理念和技术还在不断进步。近几年,塞罕坝林场在防治病虫害的同时,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。自控机制,生态平衡,成为关键词。

只要能够实现森林自控的,就不人为干预;只要能够小范围控制的,绝不扩大面积防治;只要能利用生物天敌防治的,就不使用化学药剂。国志锋说,目的就是将环境污染降到最低,最大限度保护非防控对象,促进森林形成自控机制,维护生态平衡。

经过多年摸爬滚打、艰苦探索,塞罕坝林场建立起完善的预报、防治体系,探索出多个行业技术标准并应用到生产实践之中。

据估算,如果没有这些“森林医生”的精心呵护,塞罕坝因林业有害

养让侧枝分走了。还有就是年头长,没有人打理,一般的森林管护都要环切侧枝的。

我骄傲,我是一棵树,

条条光线,颗颗露珠,赋予我美的心灵;熊熊炎阳,茫茫风雪,铸就了我斗争的品格;

我拥抱着自由的大气和自由的风,在我身上,意志、力量和理想,紧紧的、紧紧的融合。

诗人李瑛的句子,似乎是专门写给这棵树的“传记”。

这棵树,在向人类召唤,这里,尚存希望。这里,还有未来。

1962年,来自18个省区市、24所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和周边地区的干部职工,组成369人的建设大军,雄心万丈,进驻塞罕坝,誓言重新安排山河与大地。

遭遇过人类残酷对待的大自然,摆出一个“店大欺客”的架势。

气温在这里玩着“蹦极”,极端最高气温33.4摄氏度,最低气温零下43.3摄氏度,年均气温零下1.3摄氏度。风一年只刮一次,从年初刮到年终。雪是这里的常住客,年均积雪7个月,最晚降雪记录是8月26日,最早是6月10日。真正意义上的春天在这里不是按照天过的,更不是按照月过的,而可能是按照小时过的。

塞罕坝人,咬定荒山不放松。种树,成了他们心中强劲的旋律。种树种树种树,他们心无旁骛。种树种树种树,他们吃了千斤苦,受了万般累,矢志不渝,不含糊。种树种树种树,他们不惜搭上后代的漫漫前途。

种树种树种树,这个响亮口号,塞罕坝人在内心喊了55年。种树种树种树,旋律看似平面,节奏看似单调,却抹平了荒漠与森林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。种树种树种树,塞罕坝终于从“负”的深渊爬了上来,挺立起

生物危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,每年将近5000万元。

像照顾婴孩一样,无微不至地精心照料苗木

这两年岁数大了,背有点驼了,越来越矮了。但这些树木始终在向上生长,原来放在手里小小的,现在都很大了。看着苗木越长越好,就是我最大的幸福!

退休技术员顾殿江

塞罕坝处于非常重要的生态功能区。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从固碳、放氧、防风固沙、水土保持这几个方面进行评估,得出一个结论:这里的森林生态价值,是木材价值的39.5倍。这就意味着,木材收入1万元钱,同时会减少森林生态价值39.5万元,可以说是得不偿失。塞罕坝林场副场长张向忠说。

得不偿失的事坚决不干!塞罕坝人近几年来大幅压缩林木采伐量,把种树造林、抚育森林、提高森林质量作为主要目的,以更好地发挥森林的生态效益。

塞罕坝林场场长李永东说:林场根据林木蓄积增量,严格规定抚育采伐限额。林场每年的林木蓄积增量在50万立方米左右,十三五期间每年的采伐限额为20.4万立方米,以保证森林每年增加林木越来越采越多。现在,采伐限额基本只用到五六成,去年实际上只采了11万多立方米。

时移世易。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强力推进,增林扩绿,呵护苗木,让它们更加茁壮地生长,成为塞罕坝人日益重要的使命。

7月份,又到了给幼林打灌草的季节。走在塞罕坝的林间道上,不时听到割灌机嗡嗡的声音。

63岁的顾殿江是千层板林场的一名老技术员,已经退休,但忙碌的季节,他仍然会回来搭把手。林子里的蒿草和灌木长得茂盛,足有及腰深,顾殿江走进林子后,瞬间就只能看到他的上半身在移动。

草太深,就会影响幼林吸收阳光,长势就不好了。顾殿江扒开灌草,露出下面藏着的云杉幼苗。幼苗只有30厘米左右高。

割灌工人走在前面,顾殿江一路跟随。为了保护幼苗,塞罕坝林场制定了细致入微的割灌技术标

正的身姿。

万里蓝天白云游,绿野繁花无尽头。若问何花开不败,英雄创业越千秋。作家魏巍曾经踏足这里,留下诗句。都知道,他有篇代表作,叫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。

塞罕坝人,也是可爱的人。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,却干着感天撼地的千秋伟业。

如今的塞罕坝,森林覆盖率由林场建立初期的12%增至80%,林木蓄积由33万立方米增至1012万立方米,完全称得上“一艘绿色航母”,一家“绿色银行”。

如今的塞罕坝,是一面墙,一面抵御风沙的墙,是一汪海,一汪绿意葱茏的海。

曾经,塞罕坝之美,殆非人力之所能为。如今,塞罕坝之美,确属人力之所能为。是人力,让塞罕坝奄奄一息。也是人力,让塞罕坝满血复活。人与人之间,横亘着岁月的沧桑,更见证着一个时代的阔步前行。

一个蕴藏生态思想的“林子”,新时代的年轮更绵密更壮实

无边旷野一棵松,顶天立地做苍穹。雷霆或可伤枝叶,壮志何曾动毫分?来自林业系统的诗人田永芳,对塞罕坝的“功勋树”一咏三叹。

这棵落叶松,记录了塞罕坝这片茫茫林海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、从弱到强的生长历程。树是有年轮的。岁月的印痕,刻在树干一层又一层的心纹路上,表征着时光进度与人世变迁。而这5年的年轮,必定更绵密更壮实。这5年的年轮,也再度昭示:塞罕坝是有根的塞罕坝,塞罕坝这个“林子”,是有根的“林子”。

这个关乎生态理念、生态思想、根“厚植在塞罕坝人的意识深处。塞罕坝人太知道,这个“林子”是怎么来的,意味着什么。

当年的人们,对“千里红叶连霞飞”的木兰围场,巧取豪夺。毫无节

准,对割后的茬茬高度等,都有着苛刻的要求。标准严格执行,一点不能马虎。

顾殿江手里拿着卷尺,一边走,一边不时用脚归置着割下的灌草,走到幼苗附近,常常蹲下用尺子测量一下。割灌工人割完

一行后,靠在树边休息。顾殿江赶紧走过去,给工人讲解技术要领,叮嘱如何移动割灌机以确保不伤到幼苗。

自1976年来到千层板林场,顾殿江已在这里工作了41年,成为林场的“活地图”。哪里有坑有洼,哪里有幼苗长得结实,他一清二楚。

你看,这是4年生的幼苗,每长一岁,就会在这处分出一些杈子。你数一数有几节,就知道苗子的年龄了。顾殿江用手轻轻捏着幼苗,对记者说。

到了冬季,塞罕坝气温骤降,风大干燥,防止幼苗被冻伤,成为一个紧要任务。

10月上旬,给幼苗保暖的工作就会及时开始,既要防冻,又要防寒。经过长期的探索,对于高度30厘米以下的幼苗,塞罕坝人采用盖土的方式。埋土时,先取一锹土垫在苗木根部作为枕土,之后再取土逐渐向上轻轻覆盖,直至将苗木盖严实。

对于高一些的苗木,则采用绑草帘的方法。先插入一根木棍,然后将草帘缠绕木棍一圈后,连同苗木一同包裹住。就像是婴儿的襁褓一样,这样苗子在冬天就不会挨冻了。顾殿江说。

如今,顾殿江呵护的最早一批幼苗,已经长成了郁郁葱葱的挺拔大树。这两年岁数大了,背有点驼了,越来越矮了。但这些树木始终在向上生长,原来放在手里小小的,现在都很大了。他感慨道,看着苗木越长越好,就是我最大的幸福!

在千层板林场的苗圃里,我们看到了刚刚“满月”的樟子松和云杉幼苗。头一年秋季采摘种子,晾晒,冬季雪藏,春季催芽、播种。千层板林场场长于士涛,介绍了育苗的过程。

幼苗由一粒粒小小的种子,历经秋去春来,从土里顽强地冒出了头,探出了身子,沐浴在夏日阳光之下,绿意盎然,生机勃勃。苗圃工作人员像照顾婴孩一样,无微不至地精心照料着这些幼苗。

55年前播下的那一粒粒种子,在一代代塞罕坝人的心血浇灌下,经历风霜雨雪,如今林海绵延,蔚为壮观。

再过55年,在一代代塞罕坝人的接续传承下,我们眼前这些欣欣向荣的幼苗,必将长成参天大树,融入茫茫林海,见证美丽中国!

原载2017年8月6日人民日报

制的索取,引发大自然的疯狂报复。当塞罕坝人再度靠近时,大自然并不听从,更不屈服,而是持续地出难题,考验着人类的耐力与决心。

1962年,369位塞罕坝人,种下1000亩的树苗,但成活率不足5%。第二年春天又造林1240亩,成活率只提高了3个百分点。

大自然毫不客气。塞罕坝人的信心骤然降至冰点。

1977年10月,一场罕见的雨淞灾害袭击塞罕坝,受灾面积达57万亩,一棵3米高的落叶松上,挂着的冰有500斤重。

大自然并不想“束手就擒”。

不足3年时间,大自然再度偷袭,让正处于生长期的树木遭遇3个多月的干旱,12.6万亩的落叶松悲惨地倒下。

塞罕坝人屡败屡战,每一次都重整旗鼓,跟大自然较劲、协商。

人类以善相待,自然敬之以礼。

这10年,与建场初期10年相比,塞罕坝及周边地区年均无霜期增加12天,年均降水量增加50毫米,大风日数减少30天。大自然调整了区域的小气候,给塞罕坝人回赠一份大礼。

从报复到相持再到友好,大自然与塞罕坝人之间,演绎着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变奏曲。大自然与塞罕坝人携手相告:人类与环境有且只有友好相处,真正“姐妹情深”,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。

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”的思维,不是没有给塞罕坝人以冲击。种树嘛,就应该“吃树”,绿色嘛,大致来说就是穷困、落后、封闭的代名词,过日子嘛,就应该发大工资,过“大生活”。再说,塞罕坝的森林资源总价值超过200亿元,是有挥霍资本的。但塞罕坝人还是决然地把这些想法摈弃了。

由于气候条件限制,塞罕坝的树,每年的生长期打打满算,也就两三个月左右。塞罕坝的树在休眠,塞罕坝的人在思想上却放弃“猫冬”。新的理念、新的思路,引领着塞罕坝人步子迈得更稳,走得更远。

茫茫林海静默无声,却以伟力撑起一片新的天。

这几年,越来越感觉,花草树木,空气、水和绿色的地位上来了。塞罕坝机械林场总场千层板分场场长于士涛说。

(下转第八版)